

權載之文集

開化圖書館

Kait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四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唐故通議大夫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上柱國

權公文集序

叙曰三代之理曰忠敬文文之爲也上以端教化下以
通諷諭其大則揚鴻烈而章緝熙其細則詠情性以舒
憤懣自孔門偃商之後荀况孟軻憲章六籍漢興劉向
賈誼論時政相如子雲著賦頌或閔侈巨麗或博厚適
雅歷代文章與時升降其或伯仲之間齊名善價以德

行世其業以文學大其門則又鮮焉公諱若訥字某天
水略陽人其先武丁生子手文命氏在殷周間爲諸侯
國楚滅秦遷始居汧隴甘泉安邱之明德宜昌郿城之
勲力胙土啟封三葉彌大以至平涼公文誕生滑州巨
城縣令崇本卽匡城府君第二子純嘏粹氣積爲清和
文誼內富英華外發弱冠與伯氏無待叔氏同光同游
太學連登上第由是士林風動一時嚮慕言文章者實
歸公門永崇開耀之後以人文求士應詔累踐甲科極
天人之際陳教理之本堅疏古義納忠本朝自晉州霍
邑縣尉四遷至咸陽尉由右補闕拜起居郎在中宗時

嘗以禁中書籍編脫繆詔朝廷文學大官十人緒正之
而公以秩卑名重特居其選時拜賦於執事者公曰此
君命也又何私焉比及已事彼皆轉職獨用砥矢之道
不得居中出爲蜀州司馬改梓州長史彭州別駕吾道
一貫虛舟其心士師之退緇恬然海沂之詠謌日茂拜
歙州刺史遷桂州都督梓州刺史用中和清淨之政化
悍戾剽輕之俗三郡靄然有鄒魯之風方謂入掌典謨
訓誥之文外當十聯九牧之寄壽違其量自古同悲以
某年月日奄捐館舍享年若干而伯氏官土城都尉叔
氏官至長安丞皆有盛名而無豐祿此其所以爲善者

惑也公自布衣時與許國蘇公友善自彭原上計至京師而許國當軸道舊歡甚謌詩祖或諗公加敬異數且以爲孟晉之機公曰交道舊矣豈遷於物若然者是薄蘇公也所不忍爲處之如初禮不暫屈其持操前定皆此類也知陳伯玉於下輩卒成大名其他所與游者皆鉅儒宿學天下賢士公歿後二十餘年德輿先人筮仕河朔始類公之文章爲三十卷成都府君長安府君各二十卷未遑序引遇幽陵兵亂故其篇皆亾德輿旣亂而孤莫知世德逮志學之歲距公之下世年愈四紀諮謀於諸父兄故德善行義不得其詳至大厯末方獲其

文百餘篇其學富其才雄有賈生之正相如之麗大抵以彩錯峻拔使善否章明為主至於脗機捷於動用以口其情則棲隱賦歸山賦體物比事極風人之麗則則喜雨賦悲秋賦俶儻閎達以文藝自任則詣樂城公奏記上吏部裴李二侍郎書叙家風世德以識幽壤則司田大夫水部員外二世父墓誌紀時賢循吏績用行實則劉馮翊碑梁萬年鄭拾遺誌銘緣情遣詞寫境物而諧律呂則寄蜀中舊遊詩蜀國吟擬古橫吹曲其餘表牋啟銘贊序述合而類之列爲十卷蓋於公述作三之一也幸而異日盡獲公之遺文則當求主文者爲之序

錄今姑舉其官命事業書於篇第之初以自識云謹叙

唐故徐泗濠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檢

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徐州諸軍事兼徐州

刺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上柱國南陽郡

開國公贈司徒張公集序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賡載
康哉之臣周宣王脩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烝人
賦韓奕清風大雅之什春秋之際諸侯列卿大夫感物
造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諭志然則元侯宗工作
爲文章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司徒

諱建封南陽人簡廉䟽達信厚誠直秉心可大以禮義
爲干櫓非道不處視圭組猶稊稗以褐冠博帶游于京
師當時賢士公名卿盛服先生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
若渴贊師律於盟津大鹵之府由察視主柱下方書朝
廷以州部要害選難符守歷巴陵陟壽春婪婪反慮壤
地相接衆寡懸絕物情不支斬其使者以徇傳首於行
在所屏翰淮海我爲金湯選覲觀望者革心服義而東
夏安矣加地進律察廉三郡授鉞貞師涖于徐方就加
六職端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秩其始終艱貞光大
也如是昔左丘明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

之輿也人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徇
忠明智戴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踐履
章灼故其辯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別
錄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贊
勲代表丘隴銘器叙事放言詣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
詩特優有仲宣之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漾
無際而天琛夜光徃徃在焉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
因喜氣以攄肝膈覽其詞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
宗皇帝紆天文以送別湛恩異倫輝動中朝至於內庭
錫宴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爲一時之盛夫文之

病也或牽拘而不能騁或犇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心
匠揮斤細故英華感槩卓爾其闕大析理研幾泊然其
精微全才逸氣與勳力相直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
宜之故尚書克家纂業用嗣厥服猶鮑氏之居司隸鄭
人之賦緇衣大君推恩善善春秋之義也永懷先志乃
集遺文以德輿嘗承司徒之歡表列編次凡二百三十
篇承詔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唐故尚書右僕射贈太子太保姚公集序

文章者其士之蘊耶微斯文則士之道不章不明又况
宗公大君子綱紀百度琢磨九德以至於經大猷斷大

事不由此塗出者猶瞽之無相歟蓋脩之有本末得之有薄厚耳至若推於心術暢於事業行顧言言中倫者太保有焉太保姓姚氏諱南仲吳興人博究今古安舒方重外清和而內剛明有直質而無流心學于詩之愷悌易之貞厲且曰史魚仲山甫吾之師也故以之脩身以之懿文其遜志肄業通達強立則博約以明義類郊居宴息勇退肥遁則吟詠以達情性詳延特起對有明法拾遺補闕在帝左右義激於中書陳於前肝膈悃幅以盡規爲已任切於時病者皆精爲上言之疏兩河安危夷門要害蓋建元侯以屏東夏疾吏道雜而多端條

陳選部官人之法轍下飢旱舉成湯六事凡如此書數十上請故卜貞懿皇后陵地一篇尤深切著明武皇嚮納被以命服因詔侍臣極言得失宰臣上賀百執事聳視以爲雖神爵黃龍炎漢紀年之瑞不若是也周旋臺閣損益文憲由左馮翊理陝州教化清平分闢東郡閑邪秉直志氣所申勇若諸賁天下之人稱焉竟以貞勝而登端右是皆立誠居業言而履之之効也故其含章匪躬諷議居多其他則詩有逸韻叙事爲實錄皆据根柢而无枝葉悒悒然君子之儒之言其在是乎昔公之理海鹽而介浙右也德輿方僑於吳辱忘年之歡暨

叨貳六職而公入踐師長馨香茂實耳目聞知公嗣子
太僕主簿袞孝謹而文永懷罔極捧公述作二百篇列
爲十編以論次見授故粗舉公之所履與爲文之旨而
叙之云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四終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五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左諫議大夫韋公詩集序

洙泗門人登四科者唯稱端木賜卜商可與言詩以其
善於取類敏以喻禮然則緣情詠言感物造端發爲人
文必本王澤貞元十二年夏四月庚辰皇帝御麟德殿
命通儒碩生與緇黃上首雜論奧蹟互相發明由是京
兆韋君以四門博士召見三元六學博辯闕大精義具
舉宸心乃愉尋獻七百字詩一章詞華彬蔚詔旨優答

浹日授秘書郎踰月遷右補闕未半歲拜諫議大夫其
於以文發身以直事君言語侍從論思諷諫賈生當受
釐之問方朔擅不窮之智近臣渥命榮冠一時薦紳競
勸巖穴皆簞初君年十一嘗賦銅雀臺絕句右拾遺李
白見而大駭因授以古樂府之學且以瓌琦軼拔爲己
任至弱冠迺喟然曰四始五際今旣遠矣會性情者因
於物象窮比興者在於聲律蓋辯以麗麗以則得於無
間合於天倪者其在是乎彼惠休稱謝永嘉如芙蓉出
水鍾嶸謂范尙書如流風迴雪吾知之矣遂苦心藻慮
儷詞比事纖密清巧度越羣倫嘗著天竺寺十六積魯

郡文忠公序引而和之使畫工圖於仁祠摘句配撓偕
爲絕勝又於江南著臥疾三十韻晉國忠肅公手翰以
美之曰卓爾獨立其在我韋生乎其爲名臣宗公所稱
賞如此又與竟陵陸鴻漸杓山僧皎然爲方外之侶沉
冥博約爲日最久而不名一行不滯一方故其曳羽衣
也則曰遺名攝方袍也則曰塵外披儒服也則今之名
字著焉周流三教出入無際寄詞詣理必於斯文自貞
元五年始以晉公從事至京師迄今十年所著凡三百
篇嘗因休沐悉以見示德輿鄙昧不能言詩徒以掖垣
之寮辱命爲序豈愛之厚而忘其不能與前此論著別

爲篇第後此者方紬懷仙章句而不復賦人間之事矣
今茲詩集以類相從獻酬屬和因亦編次且以聖誕日
麟德殿三教講論詩爲首凡千卷云

魏國公貞元十道錄序

序曰自夏書禹貢周官職方漢志地理厥後史臣繼有
其書國家將九夷丕冒四海梯航聲朔過前古遠甚相
國魏國公明誠助化育奧學窮今古百揆師長十年樞
衡贊端拱無爲之風以宥天下王佐盛業論著形焉嘗
以爲言區域者闕畧未備或傳疑失實於是獻海內華
夷圖一軸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盡瀛海之地

窮鞫譯之詞陳農不獲之書朱贛未條之俗貫穿切劘
靡不詳究開卷盡在披圖朗然又提其要會切於今日
爲貞元十道錄四卷其首篇自貞觀初以天下諸州分
隸十道隨山河江嶺控帶紆直割裂經界而爲都會在
景雲爲案察在開元爲採訪在天寶以州爲郡在乾元
復郡爲州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貢賦之名物廢置升
降提封險易因時制度皆備於編而又考迹其疆理以
正謬誤采獲其要害而陳開置至若護單于府並馬邑
而北理榆林關外宜隸河東樂安自乾元後河流改故
道宜隸河南合州七郡北與隴坻南與庸蜀回遠不相

應宜於武都建都府以恢邊備大凡類是者十有二條
制萬方之樞鍵出千古之耳目故今之言地理者稱魏
公焉公之意豈徒洽聞廣記以學名家而已哉蓋體國
遠馭不出戶而知天下親百姓撫四夷真宰相之事也
凡今三十一節度十一觀察與防禦經畧以守臣稱使
府者共五十列於首篇之末其三篇則以十道爲準縣
距州州距西都書其道里之數與其四鄙所抵其事覈
其言詳閱覽默識精微錯綜斯爲至矣德輿忝掖垣之
屬承公話言盱衡屈指珠貫冰釋辱命授簡書其大端
輒罄斐然之詞豈揚不朽之業時貞元壬午歲夏四月

謹序

崔衛二侍郎詩集序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
求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羣以比以興清河崔處
仁河東衛從周於是有清秋仁祠往復十七韻之作初
二賢皆以秀造分校祕府宏文之書貞元初同爲渭南
尉聯曹結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廷旋歸稅駕於斯國
門勝槩康莊在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此爲咽喉外煩
埃壒中孕閑曠晝懸清光夕湛虛明土方之鐘聲深夜
之月露眺聽寂寞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金

絲相和孔翠翔集盡在是矣厥後同爲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爲翰林學士處仁累以尙書郎知制誥旣而處仁西垣卽真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卽真俄掌貢舉實爲之代元和三年秋處仁爲吏部侍郎從周爲兵部侍郎重九休澣聯鑣道舊永懷曩篇二紀於茲慮屋壁之却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爲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閎達人倫龜玉更爲王陽迭爲田蘇便蕃清近烜赫章大其於爲霖爲礪四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所舒英華之所摠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爲諫官同掌書命相繼典

貢士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舉敢叨益者
之助實悅同心之言追琢既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
志也

暮春陪諸公遊龍沙熊氏清風亭詩序

莫春三月時物具舉先師達賢或風於舞雩或稷于蘭
亭所以暢靈情滌勞苦使神王道勝冥夫天倪吾徒束
支體于府署以簿書爲葦楛有日矣故因休沐之暇考
近郊之勝郭北五里有古龍沙北下有州人秀才熊氏
清風亭蓋古容州牧戴幼公前倉部郎蕭元植熊氏之
業文尚茲境之幽曠合資以營之創名以識之五年矣

初入環堵中有琴書披篁躋石忽至茲地鄙章二江派
於趾下匡廬羣峯極目於枕上或澄波淨綠相與無際
或孤烟歸雲明滅變化耳目所及異乎人寰志士得之
爲道機詩人得之爲佳句而主人生於是習於是其修
身學文固加於人一等矣况其志勵於螢雪之下業成
於薪水之餘則甲科令名如在指顧是會也有御史府
楊君薛君環列崔君校理魏君皆以文發身或再戰再
克予與皇甫君不由是進亦陪其歡虛中曠然取樂名
教如主人趨隅拜下恭敬得禮請酌古道徧徵歌詩因
曰自十數年間佐是府者騰陵杳冥離會靡常衆君子

用牽乎時未始有極然異日之適非今日之適也至若
心同於內迹昭於外交臂瞪視吾喪我於此亭者一生
幾何是不可以不紀乃次詩於屋壁各疏爵里以爲清
風亭故事云

蕭侍御喜陸太祝自信州移居洪州玉芝觀詩

序

太祝陸君鴻漸以詞藝卓異爲當時聞人凡所至之邦
必千騎郊勞五漿先饋嘗考一畝之宮於上饒時江西
上介殿中蕭侍御公瑜權領是邦相得歡甚會連帥大
司憲李公入覲於王蕭君領察廉留府太祝亦不遠而

至聲同而應隨故也先是常舍於道觀因復居之竹齊
虛白湖水在下春物萌動時鳥變聲支頤散髮心目相
適蕭君悅其所以然也既展賓主之貺又歌詩以將之
其詞清越鏗若金璧得詩人之辯麗見君子之交好詩
既成而太祝有酬之作往復之盛粲然可觀客有前法
曹掾崔君茂實文場之舊以六義爲已任攘臂拔筆而
爲和者惟三賢師友風騷迭爲強敵志之所之發爲英
華其於奇正相生文質相發若笙磬合奏組纈交映君
子曰侍御唱之太祝酬之法曹和之是三篇也不可以
不紀况合散出處之未始有極耶以鄙人嘗學於是俾

冠以序其或繼而和者用先成爲次云

開化圖書
Wakuhwa Library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五終

化國書館

kuahua library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六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送張僕射歸徐州序

送袁中丞持節冊迴鶻序

送張閣老序

送韋中丞使新羅序

送裴中丞序

送安南裴中丞序

送仲員外序

送殿員外出守均州序

送陸使君序

送許員外出守郢州序

送建州趙使君序

送杜少尹赴東都序

送袁相公序

送張僕射朝覲畢歸徐州序

大君子所以貴者道合于上化流于下得時大行求福
不回而已僕射南陽公鎮徐方十年師貞人和拜章請
覲冬十月四牡琕戈至於京師或誦其德輝或歌其事

功直道相賀儒夫立志公台以慕之

功直道相賀懦夫立志公始以褒衣儒冠游公卿間仁
義博富名聲籍甚其後擁傳佐戎專城靖人福以至德
惠之美利臨駭機以激大順奮州師以摧劇虜淮湖之
間嶷然保障陟明加地再命元侯康衢自隨於趾步枉
道不萌乎心術而文鋒師律奇正相合以氣爲主與古
爲徒故其緣情放言多以莫耶自况然則天下之肯綮
適所以資公之斷割耶上之注意也深公之誠慮也至
貢端誠以無隱沃宸慮如合符盡直於內詭詞於外日
降慶賜載淹旆旌元正前殿之賀中和內朝之直鏘鏘
鸞聲湛湛露斯雖韓侯入覲吉甫燕喜無以過也迨茲

春半受命言旋中朝賢士大夫皆舉酒爲壽徵詩爲禮
蓋悅公之風而惜別也德輿辱當授簡詞不逮意姑以
掖垣所賦類于左方云

送袁中丞持節冊迴鶻序

國家用文教明德懷徠外區今年春迴鶻君長納忠內
附譯吉語于象胥復古地於職方方帥條其功實聞于
天子乃擇才臣以宣皇仁于是詔工部郎袁君加中憲
之重被命服之貴將行又拜祠部郎中有司具儀法持
節冊命所以新其號而厚其禮也中丞端淳而清文敏
而誠才以周物智以達變識柔遠之五利能專對于四

方攝衣登車不問夷險朝賢縉紳是以壯其志而嘉其忠且滇池昆明爲西南雄部嘗樂聲教是焉纂修奇功自效願爲保障方今規摹宏大八表一家然則俛首以帥化者吾君受之而不阻勤人於遠畧者吾君薄之而不務彼唐蒙開地爲好事之臣諸葛渡瀘蓋一方之利况今文武吉甫鎮安蜀都而中丞將大君之禮命固殊隣之職約德行言語實在是行使邊人緩帶安枕無煙火之警酌古經遠才者能之金章瑞節光耀原隰近臣主文乃類歌詩鄙人不腆忝記言之職故西南之冊命使臣之優詔皆得書之授于史官又嘗與中丞同爲江

西從事辱命內引所不敢辭

送張閣老中丞持節冊弔新羅序

秘書少監張君旣受詔以執法持節錫命于北方弔其
告終嘉其稱嗣致賜喻旨以宏天覆長幼養老以遂人
和旁達休嘉上應古始聖人之道也况中丞用文學政
事敏知達才彌綸諷議官業以序而又修史氏之職且
逾一紀國家有殷薦嚴配之典必相其儀有受詞專對
之重必將有命蒞事不惑居常讓夷是行也知其習俗
中其宜適粲然而接之以文驩然而加之以恩迴車伏
奏可以光大南宮衆君子固以類其歌詩陰方之氣俗

四牲之踐履考功郎苗君序之詳矣掖垣

七言鄙夫承君之歡辭則不腆亦旣辱命俾次羣篇是用直書納諸橐中而已

奉送韋中丞使新羅序

昔鄒魯之諺以籟金不如者蓋一經耳今中丞文博究其五皆可名家則扶陽重侯之儒術爲踐修矣自外臺從事不四三年歷左史尙書郎其取青紫易於地芥前此以盟津貞師則授以司武今茲以雞林纂代則俾之錫命藉奏議以中輟擇專對而遂行行止之間有以見文敏歸重也太平尙仁多識古訓訃終請嗣禮之重者

宜乎以儒冠智囊弔祠臨存佩二印捧三冊使有截之
外家肥德洽將渥縟之命視勤遠如夷其忠信歟三臺
雋彥歌詩讌較至若辰韓息慎之俗懷方象晉之道譯
賓將洽驩之盛致賜諭旨之榮自原隰之華至溟漲之
大雲氣海物昕昏變化衆君子言之詳矣中丞以佐曹
陳君之歷司封郎也今爲之代以德輿之忝駕部郎也
又爲之代凡兩掖所賦盍借序以爲好宜徵作者猥及
鄙人直書粗畧敢謝不敏

奉送裴二十一兄閣老中丞赴黔中序

裴兄居

夫五年大

其於匪躬據古切劘獻

替掖垣衆君子徒見其拜章伏閣而莫知其所以言者
然則發舒純誠宏大聰明以貢於穆清者可勝道耶每
漢廷大僚與六官貳職之缺羣情屬目俟其授受久矣
壬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秩於清憲衷以命服周行
諸公以爲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別殿前
席沃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慮安集之不稱凡所以輟
近臣惠遠人之旨纖悉備厚上許周月之代兄求三歲
之理又以見首公急病而忘其勤遠淹卹然後諸公知
惜別爲細而感恩爲大在此行矣自牂牁通道夜郎置
吏以示綏懷以安剽輕失其理則蕭然愁擾得其和則

權然感悅方畧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慈惠直信粹清
廉白爲仁由已不改其度使大化淳流在明誠洞開推
人情以賦政便習俗而不擾彼四境之內如熱待濯如
水走下史臣操簡以傳循吏使者急宣以將徵命雖欲
復三歲之言其可得乎未間則褰赤帷飲醇酒宴宴言
笑中無町畦雖鬱蒸霧雨之候無自入矣大丈夫被薦
紳影華纓宏宣職業無有遠邇則嚮之玉堂清禁論思
侍從與今之龍節前導金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
中外之異耶祖軼霑醉宣言相勉在加殮寓書而已至
山川風物與騷雅瞻望之歎皆備於詩人所賦古茲不書

送安南裴中丞序

士君子循道致用感恩宣力則萬里如咫尺步溟波猶
康莊况金印照路伏熊載軾提封甚濶命賜甚厚此裴
侯所以抃笑就道視交州如衡輓之前則天時之瘴熱
地理之迥遠皆細故也初裴侯夷退燕息未嘗角逐於
有司且曰不試則已豈能自售其後累以惠文法冠爲
戎輅上介甫登中臺旋鎮南服蓋純鈞百汰不自閉於
匣中明矣今天子惠慈元元邁唐虞之風鄙夫司言九
年玷辱清近顧不能裁成謨訓著一代典法耗竭蚩鄙
爲明時羞思得上分憂歎下布條則使四封之內列郡

和洽斯亦大丈夫之事也。因君是行聊復起予追思。往歲攜手相樂。與蘭陵蕭元植。范陽盧載。初宦遊出處。多在江介。索然物故。何可勝言。又想夫楊柳古灣。秣陵仁祠。寒食促膝。歡言舉酒。晦明颺馳。忽二十年。各乘風波。時一會合。今日出祖話別。在加食自愛而已。至若馬文泉之功。畧士威彥之教化。憬俗裔人。納諸掌握。明珠文犀。視同涕唾。皆裴侯穀中所蓄也。不復煩言。

送主客仲員外充黔中選補使序

選部每歲以四才三實銓署羣吏。每三歲則有詔以諸曹郎分命南轅。調其仕次。有黔江辰溪十五郡五十餘

城賦其吏員便其習俗主客郎仲君實司之君始以岷
峨諸生獻賦京師因文章典義濬發聲實自解巾校文
三四遷至博士尙書郎邃於禮籍推本今古乖疑缺微
者皆折中焉敏於奏議練程達品肯綮窵郤者每游刃
焉則南方之職業必序縣道必理固其殼中之細者况
孔門之果於從政大雅之古訓是式皆子之家法也又
何所規昔司馬長卿以駟馬車歸故里有郊勞負弩之
榮今君道劔門抵左綿銅梁玉壘喬木可辯晝錦星輶
其樂何如又想夫歸自涪陵出於南荆浚巴峽之風水
冒陽臺之雲雨昏旦萬狀發於歌詩凡今漉酒祭輶者

不可以不賦

送司門殷員外出守均州序

春二月武當耆老相率詣丞相府請以司門郎殷君爲郡相府嘉之以其詞敷聞先是君嘗佐廉問於漢南會是邦缺守乘傳權領實有美利浹於人心懷思咏歎久而彌結上方酌漢宣故事綜覈名實有分符竹以主郡國者初必召問以觀其言退而考察以質其效從人之欲卽日詔下中朝相賀以爲有古道焉且君富於文誼恬於利欲比興聲律播於士林故二十年間官薄不遷令問茲大去歲甫爲尙書郎今茲持郡節動靜之道較

然不迴嚙夫父母一邦化條在已以此爲政不亦重乎
阜安之而平其吏由訓理之而示其典法用少卿之政
徐考便宜行次公之道不從靡密由前日之理術首凡
今之績課彼東觀論著之臣方操簡冊以待循吏得不
務乎君子於是舉也上美朝廷之命順於人下嘉武當
之叟達於天則殷君之道從而可徵矣王城東南千里
而近新紱在服兩輶有輝郡齋佳句佇與報政偕至吾
徒賀徵拜之不暇又何愴焉盍用歌詩爲禮以附其至
送歙州陸使君員外赴任序

始予與公佐俱以圓冠褰衣息偃於江湖間練塘鏡溪

樂在雲水師心自放相視莫逆其後則攻過內訟知道
不遠人洗其初心虛以順外逮四三年又俱以法冠翹
車爲諸侯賓攝衣塵中與俗駕並馳間關道路離憂多
而歡言少七年詔書以禮官博士徵鄙夫於吳十六年
以尙書祠部徵公佐於越其間間闊忽焉十歲心期寓
書常若對面中朝大君子皆以推轂爲已任未至如缺
然亦旣覲止笑與并會月未再葦麾幢在門由是大夫
之賢者士之仁者皆惜其去以公佐有端操直質無巧
言調笑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也今天子加恩元元慎
重吏師則列郡長人不輕於中都官明矣况宣城有賢

長帥以廉風俗新安有佳山水以資勝踐爲仁由已賦
祿且厚此皆不期至而至者然則表課陟明疾若傳置
行當以尺一徵書奪於是邦邦人雖欲遮道借留未由
也已又惡用今日少別爲戚戚耶公佐奮神自愛以俟
良會

送水部許員外出守郢州序

吏二千石與中臺郎循良雋茂旋相爲重在其推擇所
切而已故叔載以文術而居郎位以吏理而分郡節時
所重難輒居選中其初以獻賦射策取甲科如地芥交
諸侯之聘車不輟鞅繇外臺察視入佐著作休聲日揚

乃擢建禮與伯氏左曹萼柎相鮮濟濟於公朝怡怡于
閨門士君子詠歌屬和以爲榮觀昔郢中之客能爲陽
春白雪之曲洎梁水部郎何遜文含清律重于江南今
叔載有必類之詞比興溫雅其於宦遊宜乎典水曹而
牧郢人也况漢南長帥風行列都郡守清靜公廉遵詔
條而已以叔載內平夷而外質重不佻不流佳言析理
疊疊可復施於列藩如發硎投刃况得漢南之歡舊矣
又何疑於報政耶大則以尤異徵細猶轉遷劇郡皎然
前知不足爲賀觴酒祖軼姑以紓居者之愀愴云

送建州趙使君序

予嘉趙侯者在京下十餘年祿甚薄而心甚泰操利權
燠灼可以頤指變化者趙侯故不遊其津退然自是鄙
夫識之曰斯可以爲君子矣今茲以蘭臺郎滿歲佩二
千石印綬受明天子面命牧茲建人爲仁由已斯亦不
細是邦爲東閩劇地故相安平穆公嘗理焉穆公子之
戴侯也故能言之當孝文避狄時巡之際移書四方詞
義憤切密疏犇問請以州師赴蹈凡穆公所以彰大名
操大政者皆建之爲也趙侯於斯時實爲從事賓榻虛
左得之甚歡凡趙侯所以令聲籍甚四征交辟者由穆
公發之也今日幢蓋昔時山川存問遺老淒涼故事至

止之曰情何可言屬者狀往行於考功易嘉名於博士
斯亦士君子盡誠於所奉其可誣耶頃予忝職西垣殆
將十歲草列郡命過於百數每發緘含毫未嘗不惕然
慎重以其四封之內性命所繫故也或歎趙侯官尙屈
而地頗遠予以爲不然昔孔門諸生以蒲莒單父著稱
况諸侯之貴乎東漢循吏以交趾九真報政况建溪之
邇乎則趙侯旗軾之間猛鷲飛伏勞徠所及鰥孤樂康
陟明善價如建瓴水雖欲勇退知止其可得乎南轅計
日祭輟卽路白晝美錦如歸故鄉行矣趙侯當以書札
爲念也

奉送杜少尹閣老赴東都序

叔通之於文學政事若雄鋌百鍊竅郅中節頃由東曹
郎給事黃門俄以中執法守上洛得幹支郡視方任焉
及今亞尹洛師實顓府政冬十月至自繞雷來朝京師
三接面命出車就道凡所以慈惠東人者得悉數焉以
叔通之華資茂實而須長師於後命者蓋使洛邑耆老
周知功化然後尺一詔條焜燿恩禮夫如是則吳公之
理平第一不復專美於前書矣又豈以旬朔疾徐爲叔
通道耶岐燕元老理具惜別文昌六職夏官卿趙公而
下舉白出祖交歡道舊鄙人病不能醉亦笑言擊節於

其間衆君子皆賦愧序引之辱

送袁尚書相公赴襄陽序

皇帝惠慈元元夙寤晨興東求官師寄重方國癸未詔
書以地官淮陽公撫封于漢南公以全才碩望爲上所
器任故命相之初公登右輔維藩之選公在東郡徵還
不累月而推轂于茲中外宣力安危注意其以導迎休
和輝耀光明愷悌四鬯英華外發心誠求之無不及焉
洪範之有猷有守中庸之不疚不貽申伯之柔惠且直
次公之外寬內明皆優爲之贊畫辰告節印照路漢廷
公卿留歡不足少傅滎陽公首爲詩文二百言以餞榮

陽公貴仕三朝筭秉國成辭巨源之啟事就子房之優
佚迅發麗則如黃鍾白珩襄岷之風物會離之情狀盡
在是矣方今堯舜在上理臻平明罷宰政之臣或寄崇
元侯或服在大僚然後見南國滔滔之盛大廷濟濟之
美鄙人以鴻私寬宥猶汙文昌宮方謂與公入奉朝請
歸聯衡輓今則命賜倍厚豈敢復以少別爲愴耶六曹
官諸曹兩掖近臣侍繼滎陽之唱者凡若干篇列于左
方春二月禮部尚書扶風郡公權德輿載之序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六

開化圖書館
akhu library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七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奉送韋起居老舅假滿歸嵩陽舊居序

九年正月左史韋公移疾既踰時左曹以聞得請當免
遂以角巾野服如東周舊山前此中朝薦紳先生之徒
車轂擊于通逵觴酒交于竹林執其衣袪惜乎分陰弦
晦屢移其權不厭或發於歌詠以將厚意離孫權德輿
序而言曰大凡士之生世有二道焉其出也宣其功緒
播其利澤納忠服勞以服天下其處也味道之腴與古

為徒休影息跡以閑身世不如是者細則牽於利欲大則囿于得喪識真者羞之公之先扶陽始以丞相致仕為西漢盛典逍遙以安車不屈為北朝外臣至是左史又能伸其志以宏其世嘉遯德風盛于一門况吾君用太和理萬物動靜者各遂其方則陳力以致用潔身以宏教其利一也故左史得以聰明為駢枝名聲為纏繳無耗氣無然和退然葆真獨與道往鷗鳥不動家人忘貧是行也朶頤者知懼矣出車家林揮手青門擁途而祖者惟恐不及合歡也忘印紱之輕重陳詩也無章句之約束放言無擇造適則笑行觴無算既醉而罷虧成

彼是曾不棲于念慮之中而惠風閑雲飄拂左右動用
視聽無非大方排是類而廣之則泛清伊陟嵩邱又可
知也小生無似謹序其所以然附于篇

送台州崔錄事二十三丈赴官序

夏四月臨海郡紀綱掾崔穉璋受命選部出事東門是
歲重表甥權德輿始至京師寓居同里顧其室空無以
自貺遠輒竊仁者之義申之以言云古之君子修誠以
慎獨居易以養正行實中茂而纓轂外華其或不至則
安之若命蓋直己而不必用蹈方一作道而不必行居今行
古者實鮮而稚璋是已言必踐學必思四命官率由會

府進不苟而交不黷簡廉肅給推心爲理滿歲罷去則
與令弟耕于茅山之下睦姻食力修家法考農政噶噶
申申有義有仁起于棖闡被于鄉黨之動也之靜也得
古之遺風閭然而未彰不易其方寧蹇連以終否無奇
衰以害正華髮承弁知者歎之且夫列郡之督郵視天
臺之司轄地征之衆寡賦政之細大爲樞爲柅何莫由
斯予獨知臨海之人受賜不暇矣况琪樹風清石橋月
明羽人仙子髣髴如覲遺有涉無與境而勝象外之歡
可勝旣乎今大君子主制河東諸侯府多僑賢且有雅
和稚璋者庸詎知今日適越不爲異時之大來耶二三

君子送遠加等醜酒以祖道歌詩以發志賢稚璋而思
仙山故也各見乎詞

奉送崔二十三丈諭德承恩致仕東歸舊山序

大易之言君子也有出處語默之異或有猷有爲以宣
事功或不勞不伐以順天理則陳力於岩廊之上潔身
於巖石之下皆其所也至于振風聲以助時化無乃處
者裕乎丈人燕居積四十年而天爵人爵合發至京師
周月而解巾致政之詔再下豈徒然哉初躬耕于延州
三茅山之趾安仁食力聲利不入心靈曠而體胖道義
富而家肥閨門淑行流於鄉黨泊然與白雲鷗鳥同其

無事去年春鶴書下江南守臣多方以起之至止之日
褐衣詔見未受命而被以章紱既受命而侍于宮朝循
性蹈道不遷于物抗章乞身詞直而明凡五上而後得
請之詔下寵秩優禮周行聳視上以爲天下之本至重
必資賢人以奉三善故命職命官皆在于是及不得已
而賜告也猶以審諭道德處之不然者豈無他豐祿耶
蓋尊元良以貞萬國聖人之心也噫夫士能自審出處
之宜而不惑者鮮矣或囿於利欲四顧滿志或沒于黨
類不能自還嚮非疆志峻節皦然清厲大圭不琢獨鶴
無侶難乎哉追思曩歲一踐巖徑蓋三十年矣徐話舊

故有悲有歡唯冥冥翰飛不可及已輕裝喜氣心與道
勝軟輪徐駟故山有輝想夫草堂環合喬松千餘本交
柯翳景吟泣風露幅巾長謠偃放其間一氣不耗四支
交暢清時外臣其樂如何非仁聖不能全不奪之操非
堅明不能果獨往之志惇史古風復行于今群公惜別
飛蓋擁道如漢廷祖二疎故事而類之以歌詩德輿泝
其心源也熟故斯言不怍

奉送薛十九丈授將作主簿分司東都序

丈人罷碭山尉之歲德輿未旣亂寓居南徐拜手之初
就傳未足以遜志歌詩未足以類事嬉于硯席不知苞

羞會離之際亦命之賦爾來向三十年矣因緣進越濫
吹于朝而丈人以河陰丞滿歲參調亦旣感泣悲歡相
乘微辨風采乍疑夢想而又徵楊惲史氏之學發羊曇
西州之歎家風代德有所未知遺文逸簡甫獲傳授以
丈人素履厚行含章立誠黃琮白珩粲然內照可以書
惇史激薄俗者有焉方安舒以潔已耻孟晉以枉道俛
首受署不競于時方今王在在鎬東人望幸百執事之
府署盡備擇才以理繕工之屬分領厥司所趨者靜不
薄其祿且以嵩峯之下素業在焉與夫角逐于京劇者
異日論也離觴舉白征蓋就途因以弱歲菲詞發篋見

示且曰今日之別其可默耶直書下情拜命之辱

奉送韋十二丈長官赴任王屋序

丈人承炎漢扶陽重侯之後代爲多才鄖襄德勲戴翼
周運其族滋大猶景山鄧林峻極扶疎昌阜蕃祉其理
然也以仁義之根柢發文學之英華居夷處厚恬然自
是凡五筮仕三以選部掄材升詳延慰薦其進不苟始
調爲黃綬尉其後再歷郡都吏縣大夫皆有理效著於
官下出入三十年間清議以法冠郡節處之而竟未至
嚮者枉尺由徑與角逐者均其六轡則纍纍若若之佩
不足取也而消息木雁精辯龜頤乃命復腰銅章實長

王屋且以天壇日觀境非人間洒襟靈而清眎聽揮慶
霄以挹沆漑然後用愷悌清靜之道惠于一同有吏有
隱真君子之心也昔卓子康魯仲康之倫爲密與中牟
至司徒太傅皆教化之所自也仁遠乎哉猥以庸薄累
叨榮級宴較佐酒恭聞話言徵孩提而見愛語中外以
多感拜手授簡情如之何朝賢士友類詩以貺懿茲跋
履之可書且俟其光大也

送李十兄判官赴黔中序

今名卿賢大夫繇參佐而升者十七八蓋刷羽幕廷而
翰飛天朝異日之濟否視所從之輕重故予內兄以黔

巫之地爲夷途安流者受署於中執法王君故也以王君之馨香望實且處清近久矣惟天愛人授茲一方則兄之赴知己誠可賀也兄端明文敏焯見吏理奉本府之書奏陳遠人之便宜已事復命駟車就路敢用觴酒宴輶繫之以言曰武陵辰溪四封十五郡大凡五十餘城以仁佐賢寧彼縣道婉婉話言化而風謠然後徵理行之第一獻賓寮之功用夫如是得不謂所從之重乎京師離群詠歎仁政寓辭鈴閣之下金玉其音

送李侯十二弟侍御赴成都府序

相國臨淮公觀風俗於井絡之下碎禮所及皆雋人賢

士隴西李侯虛中敏厚而文嘗再中正鶚於春官天官
氏同門生已翰飛三臺出入承明獨用恬退結黃綬於
伊洛或靜以勝熱或羸而不蹶予意其必遇真工大冶
以發銛刃今果義惠文趨黃閣視其所舉問其所從可
以交賀矣行當見相君政成一方執介圭歸上台則掖
垣侍從之選不在從事之賢者吾不信也中外零落始
衰多病祖道握手漼然涕洟若至銅梁玉壘之勝踐使
軒賓榻之盛集皆備於歌詩者之說不能悉數云

送崔十七叔胄曹判官赴義武軍序

司徒延德王握兵符相印專征於博陵上谷之地理下

建都府以雄山東行師必直壯辟士必誠重州壤之內
慈信是求士君子之宦遊寓去其本久矣亭伯子玉之
裔幕廷賓榻之選行車選日姻族榮之以執事之端敏
肅給且故相國安平穆公之從父弟也腴潤於友愛琢
磨於仁義謙以自牧實而不華閨門公府皆奉金鉉人
倫之美無乃裕乎居則贊長轂名在諸侯之策行則侍
介圭來近天子之光人生少別斯乃細故不當效兒女
子戚戚在勉固志業而已至於道觀離宴歌詩感激則
備於右拾遺獨孤郁前敘云

送睦州李司功赴任序

郡功曹實亞都吏而冠六聯選部銓署勤於他職李侯
宗室子器幹明茂蒞官處煩率無留事清修緣飾傾心
於士友此其可尚也予接李侯中外之姻十二年矣曩
歲旣展禮屬予有禮官之命來趨闕下今茲得調甫獲
再會又屬予承乏代斲於儀曹不得授館以觴酒相歡
纔數四耳征蓋將去離憂惻然竊聞太夫人賢明有闢
門訓誡予之內妹主中饋勸以義出則事良二千石分
曹賦事入則順承慈歡琴瑟靜好名教之樂豈待多祿
耶富春江魚浦潭紀行之詩與郡中坐嘯主諾之謠吾
知之矣族屬羈滯於江南者衆寓書難徧悉爲多謝

奉送從叔赴任鄱陽序

叔父端懿誠厚退然自牧博洽前載不以沽名待價爲
心德輿羈州時伏見從叔義興君戶部君送別二序自
前秦安邱敬公至周千金恭公而下德善功烈辯其昭
穆叔父承千金廣川清水三葉紹封之慶其素履淑行
二叔父實詳言之爾來三十餘歲矣服義日茂用晦如
初以仁愛任卹復趨選部銅章列城得之不勤昔季路
宓不齊理蒲與單父爲孔門上第宏之在人仁遠乎哉
況番君故地理通下邑其壤沃其境清惠和簡廉可以
游刃異日九江之西上百里課第於有司者其在叔父

乎佐酒霑醉歌詩爲禮有命曰爾宜序謹序

送從兄南仲登科後歸汝州舊居序

古者採詩以辨志升歌以發德繫於時風播爲樂章有不類者君子羞之今兄能泝其末流泳于深源志之所之不遷於物以爲洙泗弟子起予者商而又嘉回之屢空鄙賜之屢中故帶經食力耕于汝山之下環堵蓬茨若蔭華棖逸韻麗藻鏘然在聽去歲臨汝守首賢能之書貢于儀曹瞻言正鵠審固則獲前此亦嘗失之矣退實無愠羸而不囂蓋能反諸已而已且用廉賈之道故也今將抵洛郊歷平陽與賢諸侯交歡假道然後自洛

之汝燕居中林礪礪古昔務諸遠大鸞出幽谷鵬擊南
溟將與羣從叔季復修異日之賀豈止於今耶南宮郎
有雅知兄者且與德輿爲僚徵詩賦別以附其志謹序

送從兄立赴崑山主簿序

士君子筮仕之門有以代德庥廕而奉清廟齋祠者及
夫試吏就祿與秀才孝廉郎等蓋以舊服流慶後昆宜
之其於獎人爲善之義深以從兄承烏奕簪纓之後荷
歲蕤文誼之訓敏於學行而薄於宦名乃今調於天官
署崑山主簿以姑胥之通邑士衡之佳句僑舊耕植多
依是間土有良二千石爲東諸侯表率其飭躬敬事夙

夜勤敏椎輪積水或在茲乎從弟中書舍人德輿序其所繇俾羣從偕賦

送再從弟少清赴潤州參軍序

今年羣從之調試於天官春官者以十數典廉舉秀旣有其人而少清以經明解巾參南徐州軍事其伯氏椽周衛叔氏簿邾城代耕話別徵時導志夫千里足下九江濫觴致遠就深在乎不已況爾文敏修潔澡身立誠康莊渤澥吾見其往至如鮑昭之詞律孟嘉之風流又其次也想自卅歲僑居是邦趨朝七年束以紳佩烟霞井田如在目前舉白祭輶離憂加等尚書公以政成事

簡鎮安一方幕庭婉婉多我之執爾其敬恭以事長者求
爲可知閭然日彰嚮吾所謂不已之道在此而已十三
年二月醉後序

送三從弟長孺擢第後歸徐州覲省序

吾嘗思天下之理必求其端於士行博厚人文昭明則
理道從之孤卿大夫皆由士而進得不謹於初以自重
耶然則鑄于之刃駮驥之步百鍊千里必俟知者此長
孺所由獲進於左君之門也左君嘗貳六官之半復以
綱轄再臨儀曹銛鋒絕足於是乎得且爾齠年秀發好
學不遷迨于弱冠餘勇可賈修詞體物講貫習復發功

中的觀者偉之夫每歲登名者四方之人皆屬耳目以
評其當否不可誣也若爾之敬遜務時敏沛然得之異
時遠至如在步武矣吾與長孺曾王父在永崇開輝之
間繼以賢能之書來獻於王庭德名家法華萼相輝暨
吾早歲亦將砥礪充賦而先友過聽遽以名聞蓬茅之
中未筮而仕旣而中外族姻有以前心見勉者吾以爲
雖冗員解巾亦君所命也豈可更名越禮以孟晉求售
耶循性所安游寓湖海或辱賓召亦嘗從之頃歲以禮
官徵至闕下因緣朝獎忝冒清近旣非所宜居常缺然
歲時易過道義難就視爾之年猶前日年每思孔孟不

惑不動心之言以爲元龜而未能也然則舉於鄉者士
君子之本爾能聿修其慰如何叔父以廷尉評典城于
豐理有課最家有教義駕言歸寧拜慶堂下青純被體
桂枝在手服名教者相賀況吾之心耶宗門單尠從弟
之仕次者不十數輩相愛以誠惜別爲甚因爾之文藝
徵吾之出處故詞雖繁而不能已也噫風水之積厚也
方可以負大舟大翼爾其勉之其餘則良會慎夏寓書
而已十四年四月從曾祖兄德輿敘

送三從弟況赴義興尉序

漢廷諸公皆附經術而施政事故其有猷有爲不疚不

懼若況者嘗理左右史記事記言之經傳謨訓居有司
籍奏中乃令參調署吏以養以仕言願於行行本於經
修性勤身而祿在其中矣學者病口隸其言而心不能
通故吾三年第經明者三百餘士而知類通達者往往
有焉嘗與賢諸侯河東柳敬封吳郡陸伯冲寓書往復
論取士之道二君子言之頗詳若況之所履其吾與二
君子之所欲求也豈無多文之富耶而況不耀豈無趣
捷之敏耶而況不爲蓋質素者受采必固平夷者遵道
必遠況之志其在茲乎吾與況行以五綵衣裳侍朝夕
膳裘褐初解綬黃甚新彼陽羨有佳山水玉潭東舍溪

南嶽洞靈仁祠仙觀邑子鄉導窮年勝賞筮仕於斯其
樂如何有以賀義方之慶輕少別之戚伯仲羣從類其
詩文亦命小子璩繫於編末時皇帝御甲子赦令之後
一月也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七

關化圖書館

Wakuhwa Library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八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送義興袁少府赴官序

過江山水陽羨居最性質物淡者得之愈深袁生愿恭
文敏渴善好學今茲試吏其本可書先正南陽王實扶
中興之運光啟土宇慶流後昆國有令典延世命官解
巾筮仕偶得佳境况青春之年綵衣黃綬出則爲政入
則承歡以世德遺直而脊修之不息異時必復此其椎
輪歟追思童年游寓茲地煙潭雲洞杳窅靜深邑中諸

生多業文者亦清輝勝槩之所發也生其勉之有衛許
冑曹首類歌詩鏘然在聽猥徵不腆俾叙夫群篇

送劉秀才登科後侍從赴東京觀省序

每歲儀曹獻賢能之書于王然後列於祿仕宣其績用
耳小司徒以楚金餘刃受詔兼領彭城劉禹錫實首是
科始予見其邕已習詩書佩觿鞅恭敬詳雅異乎其倫
及今見夫君子之文所以觀化成立憲度末學者爲之
則角逐舛馳多方而前子獨居易以遜業立誠以待問
秉是謙慤退然若虛况侍御兄以文章行實著休問於
仁義義方善慶君子多之春服旣成五綵其色去奉嚴

訓歸承慈歡與侍御游久者賀而祝之曰太丘之德萬石之訓亦將奉膳羞於公府敬杖履於上庠公卿無慙龜組交映不待異日而前知矣鄙夫旣識其幼乃序夫羣言耳

送前溧陽路丞東歸便赴滑州謁李尚書序

昔路溫舒舉孝廉補石邑丞以二千石竟用文學推重漢廷今路君亦果於修身敏於試吏經術以端其行歌詩以導其齎罷溧陽丞累年矣廉故居約謙故後時塵緇逢掖不枉其道今自京師抵東吳且曰滑州尚書公之鎮南服也嘗假從事公實知之今將謁轅門以修賀

詞整羸車以便歸路申舊展禮無所恩累焉然而三揖
善價之來雖欲逃之難矣膳部郎楊君之出也亟稱舅
氏之賢徵詞於我敢附仁者之贈以宣不腆之言且嚮
之溧陽猶古之石邑重之以賢侯盛府以發其道異時
漢廷之慶又何疑焉闇然日彰在此舉矣左補闕權德
輿序

送許協律判官赴西川序

十年冬子與今左曹相君兵部郎崔君同受詔禁中雜
閱對策以第其等將命於廷有請程百職之功緒者且
以郎吏諫曹爲言時相君爲吏部郎崔爲右補闕因相

顧曰直言者方譏切吾黨其可捨諸子撫手賀之以爲
得雋及後詔下徵他日之詞則許生也典校滿歲西遊
岷峨丞相彭城公雅聞其才辟以從事十三年冬以府
檄計事至于京師獻歲迴車漉酒祖道以子之直而和
敏而文策名於大府叶志於元臣搏迅飈翔曾雲將賀
不暇給而別何爲愴衆君子中歡皆賦使鄙夫類之

送商州崔判官序

商於之地與郊圻接畛藩部條職顯達於京師且有賦
輿得署賓介今二千石以宗室貞幹自中臺郎出守首
辟博陵崔君温恪廉清且以文敏緣飾三命官至汜水

主簿吏理有聞以中外之勲華文雅所憑者厚遊必有
常翔而後集然則君之委質商之報政二者其相用乎
園綺風聲夢想如在古祠喬木爲寄遐心

送右龍武鄭錄事東遊序

子弱歲時從師於黨塾鄭生已用經術上第誦古先格
言圓冠紳帶綽綽溫雅里閭僑居年輩爲長迨今踰二
紀三徙官至親軍紀綱掾青袍化緇斑鬢如艾徐道舊
故悲歡相因以鄭生之理文修行而職業未稱得不爲
大來之將然歟抑食浮於人者或腊毒歟予不知也今
則請急於環列遵途於江介懷舊遊也吳中多賢士君

子居易求志爲子多謝之

送循州賈使君赴任序

使君嘗以司直佐黔陽黔陽之政舉又以贊善守寧夷
寧夷之人又乃今以周行慰薦詔領海豐天慈覆露無
有遠邇及夫書於循吏爲後法程則古人交趾九真之
績與河內潁川固何以異焉知今日麾蓋不爲使君南
溟之變化耶追思從兄秀才爲使君門間之賓曩歲晤
語備徵理行愴族屬之凋零益睽離之怊悵事可覆視
言爲不誣朱轡郡節三伏就路衆君子祖道或賦列爲
一編延頸屈指在徵書北轅而已

送當塗馬少府赴官序

予始與馬生相遇於南徐州皆以列校冗員涵泳文誼
生以旣不得調迺反初服與計偕予放浪於江湖間因
爲東諸侯辟召旋忝朝命與漢廷臣並行於西垣南宮
中時生窮閭旅食射策未中積歲於靈臺之下儒衣甚
敝詩思不詘亦與其徒三數生嬉春感秋觴酌吟嘯視
豪游曠貴者傲如也先皇帝不以僕不肖使操刈楚之
柄輒以得士自賀豈惟竊不遺不偷之目而已耶今之
出青門結黃綬筮仕賦祿於東南之輿區且曰外兄州
尊理行充茂所以利攸往而不薄於中都官誠有由也

然則郡齋言詩幕庭主畫雖欲勇退其可逃乎清和之
月草木條暢京邑氣正在陽則舒方宜會合坐歎離索
追計舊故向三十年湖塘里巷疑在前日各有斑鬢愴
茲離襟又何可言也爲子敬謝中丞君乃者南康永嘉
廬江晉陵已爲二千石表率今當明天子守臣之寄爲
仁由已固又與前四郡不侔賦政之暇知君自熟豈敢
爲曹丘耶但交賀而已

送徐諮議假滿東歸序

徐生用經術歷大學太常二博士諮議于玉門徊翔于
天朝褒衣赤紱官品第五移疾請告歸息于讓王之舊

鄉其進也量力其退也修性斯可嘉矣國朝禮文酌損
三代最爲詳正生所洽通而又采獲古今亡於禮者考
論稽合頗有條貫故顧居守夷仲徐左曹元封今歸侯
公和皆深知之生喟然曰州間達者凋落太半吾過懸
車數歲已爲壽班在下大夫不云賤况天爵貴於纓冕
田廬樂於都邑思雲臥水宿食稻與魚則華棖列鼎不
如是之適賈勇於退不能留行可以言賀胡爲愴別鄙
夫嘗游息三吳間殆三十年每耳聞水國如話鄉黨則
徐生亦吾之僑舊也可忘情耶商皓遠矣以不才者處
之退朝隱几幸類休沐江海之思油然而生適因送歸

愛此行色時歲荏苒去異糧無幾何多疾早衰筋骸日
耗乞身自便雖未敢言涉江而南聊寄夢想秋九月太
子賓客權德輿序

送李十弟侍御赴嶺南序

士君子之發令名沽善價鮮不由四征從事進者翔集
翰飛蓋視其府之輕重耳則侍御之今日猶鄙夫之昔
時也因想昔與今徐方連帥王僕射德素盛府主公楊
尚書達夫同登龍門於鍾陵爾來二十年矣二賢以大
僚碩望當明天子注意分閩之重鄙夫顧無所用亦五
叩中臺俯仰印黻以過量自愧追懷恩舊敢忘其所自

耶況侍御溫良敏肅用文術自贊初爲州里所舉俄屬
聖朝以舊勲推恩累更祿位再至京劇今茲簪法冠駕
輶軒感於已知不計勤遠又焉知圖南水激之變化不
在此耶旣賀侍御所從又悅達夫之舉賓主之間仁義
所在焉款門告別思以言爲貺至若洪範之攸好德盤
銘之日日新皆侍御所執也今何言焉敬謝達夫慎夏
自愛無金玉爾音而已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州序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
學者乘理以詣因言而悟得非元津之一派乎吳興長

老畫公掇六義之清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州徹
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
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相韻水玉相扣
層峯千仞下有金碧聳鄙夫之目初不敢視三伏則淡
然天和晦於其中故睹其容覽其詞者知其心不待境
靜而靜況會稽山水自古絕勝東晉逸民多遺身世於
此夏五月上人自鑪峯言旋復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
輕舟泝浚鏡中靜得佳句然後深入空寂萬慮洗然則
嚮之境物又其稊稗也鄙人方景行企尚之不暇惡敢
以離羣爲歎

送渾淪先生遊南岳序

予卯歲時遇渾淪於荆溪徒見其山中巾羽衣有玄古之貌瞻敬不暇未遑問道倏然一別俄六七年今茲獻春相訪于練湖之濱藥囊藜杖就館于我叅希夷之旨析萬物之理皆發於全樸冥于大通一作道非夫人之

爲道道烏乎在嘗以郭氏注莊生之書失於昭合萬物物無不適然則桀鶩饕戾無非遂性使後學者懵然不知所奉因自爲注解并作三十三篇指要佳言精理時出古人之右矣夫然者睹其容則鄙恡無自入聞其言則和易浹於內兩忘所得得之至也旣而振拂屨杖冷

然遠遊遊洞庭涉廬阜然後揮手人世南登衡山將長
往而不返耶或暫遊人間而不可得見之耶予風波之
人未脫世累得以愚薄自全靜每造適今日之別在於
忘言

送崔端公赴江陵度支院序

今年春上始命二小司徒主量入經費之節辨繇賦權
筦之法皆內有郎吏外有從事多冠惠文冠分道將命
督課郡國其或才軼羣倫望重縉紳者則總二府之職
而兼領之故執事有今茲南荆之命用能選也初執事
以名聲文采爲士林所仰方退然深居於華陽僊府講

林章文集卷三
道肄業恬曠自居諸公之辟日至山下且以道勝於內
則出處不殊儒衣昂然徐就知己及叅總世物更居劇
職動成故事去如始至論文變則能窮損益之旨商功
利則能通輕重之權故數年之間三踐憲司赤紱在股
襜如褱博諸生榮之歲十二月自鍾陵抵江陵駢車卽
路不憚冰雪况騷楚遺韻楓江遠目在此路也清如之
何五言詩送別之始故自戴臨川蕭王二柱史已降皆
徵文貺遠字用五而詞多楚者以地理所歷且行古之
道也

送張校書歸湖南序

予初與知柔交相見之禮而退雖未知其歸而意其賢
逮今七年方再會於鍾陵交歡歡甚言理理詣其容溫
然而不飾邊幅其中曠然而不施局鑄渴善好義困而
彌固締交親仁久而益敬其於官名虧成之際則得之
自是不得自是故年過四十方一命典校諸生以爲屈
善一作甚而張恬然儒冠峩峩不耻敝緼吟詠古道以文
自娛獻歲南征者以寓環堵於長沙故也亦將叅質文
於屈宋詳歲時於荆楚楓樹千里片帆鳥飛晨征夜泊
無非詩興彼湘君帝子之遺迹江蘼杜蘅之春色皆落
君彀中矣而修輶者得無詞乎

送從兄穎遊江西序

昔安丘敬公以王佐之才而運丁符氏故經綸大略堙
阨不振如其乘時行道可以財成家邦豈止於相區區
前秦與王景略齊名而已時軋道塞從古以然德輿與
兄實承安丘之遺烈其後枝流以食舊德故兄能踐中
行蹈貞厲守師氏之訓修君子之詞慤靜而用晦誠謙
以居約者向二十年褻衣大帶名未登於王府方以一
葦爲航游江湖間今將省家於上饒順流於尋陽羈旅
之中未始以進趣爲念鄙則不敏粗爲哲兄言之自十
數年間戎車居天下之半故純白清靜之士多鬱而不

發其間倚佳兵席勢卿以取貴富者皆朝爲屠沽夕拖
章組風波變化以萬萬計其次或雜與諸生之徒冠柱
後惠文持從事使者之檄溢於府寺誼於傳置風流不
還聲實相遠然則得喪本不足以滑曠士之慮又況今
之得喪耶先師曰知足者不以羨自累行修於內者無
位而不忤此二者可以書紳而三復也鄙夫所獻者如
斯已矣如其地理所歷與煙霜之候皆備於詩人之思
此略而不書

送從舅泳入京序

從舅詞甚茂行甚脩嘗見其緣情百餘篇得騷楚之遺

韻故江南煙翠多在句中蓬累江湖坎壈終歲而衣不
襲突不黔彼乘堅馭良滅沒於康莊者復何人哉繇從
舅而言可以言命冬十一月方以大袂單衣挈書笈西
遊且見訪曰予不試久矣道不可以終窶今將游上京
抵名卿以決出處其可乎哉德輿曰時有通塞道有顯
晦審時行道惟賢者能之今王度清夷紀律昭明宴安
迷邦是爲大謬是舉也得審時行道之宜矣又何敢規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八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九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送許校書赴江西使府序

紳冕之士角逐於名聲者必以射策東堂校文石渠爲稱首於公範言之皆其細者予與公範尋世好以約交道獲申十年之敬出處多故及茲再會久飽諸公之議今日得之心包大猷口析精理可以稽合同異懸照是非夫然者焯當世之譽交大府之辟疾若機響不亦宜乎國家尚用兵車之會且思盤石之固俾賢王秉旄節

主江西諸侯辟書四下大搜雋望公範拂拭逢掖從容
長裾赴知己之命伸丈夫之志固當酌六經精義以贊
軍政俾介冑之下禮讓興行且以中庸明誠之根本覃
思於文藻致用於政事發矟投刃固在於遠者大者庸
詎茲今茲一舉非圖南之羊角耶臨岐話別迭以勉固
志業而已若愀然涕下以聚散爲念此可略也衆君子
置之

月夜泛舟重送許校書聯句序

公範持江西辟書駕言卽路其出處之迹與婉婉之畫
鄙人不腆已爲之序引且吳抵鍾陵二千里而遙凡我

諸生愴離讌之不足序故再徵斯會秋月若晝方舟泝
泐笑言不譁引滿造適公範乃握管作三字麗句僕與
二三子聯而繼之申之以四五六七以廣其事如其風
煙月露與行者居者之思各見于詞

送王仲舒侍從赴衢州覲叔父序

士有抗方外之迹以世教爲桎梏者不然則必由於文
章之塗以其合大中導天理發於心術周於事業此賢
士君子之所以致思也太原王生仲舒從事於斯弱冠
秀發始以雅詞一軸爲士相見之贄予嘗學於此間世
多病方將自全於朴止所不知及覽子之文文達而理

舉溫潤博雅且多古風則曩時之心斐然復生所守不
固然也然則文變損益非鄙所知粗言士友出處之略
用以爲贈動而不曠靜而不昧簡而不峻通而不雜此
吾徒之所夙夜也固在子之彀中耳行旅之虞不足以
誠執事自由拳抵信安途不千里奉板輿之歡赴竹林
之期况新安江路水石清淺嚴陵故臺德風藹然漁浦
潭七里瀨皆此路也二謝清興多自茲始今日出祖可
以言詩

送邛頴應制舉序

邛侯文似相如而檢度過之則令名貴仕何逃吾彀故

前年舉秀才上第今之應詔詣公車方今皇明照燭茂
遂生物修西漢舊典詳延天下方聞之士而之子世父
冠貂蟬叔父冠惠文皆以清詞重當世則文學政事子
之家法冥冥戾天實自茲始因想夫危冠博帶與諸儒
受詔論思應對於彤墀之下亦當明三代之損益厚七
教於風俗使百執事傾聽屬目成聖朝不諱之盛夫如
是則鄙夫安於南畝得以柴車角巾展歲事於田畷歌
由庚華黍之詩爲惠大矣若與彼滔滔逐進者汨其波
流使晁錯董仲舒之徒顓美於漢非始望也邱侯勉旃

送嶺南韋評事赴使序

林書之文集卷三
三
大夫杜公用德禮威信訓齊南海居二年以部從事檄
召京兆韋君君温文裕盡銳於術學在綺儒青衿之歲
粲若冰玉年方冠仕至廷尉評擁大府之傳赴賢主人
之命其徒榮之且榘柙巨幹不產培塿則知天鍾茂美
亦多在代德其要在聿修之不怠而已彼吏理與將命
事之細者况新發於硎鋌刃溢匣不折不缺之誠豈足
爲執事道耶予嘗被公辟書辱在下介顧以多病不敢
遠遊南方蘄執事者芳訊見及則詳言美化佇爲中和
樂職之頌以抒下情

送馬正字赴太原謁相國叔父序

正字服儒服修儒行餘力則緣情類事作爲清詞通歷代之歌詠稽其質文總其要會嘗出其所製三百餘篇以示予皆淨如冰雪粲若組繡言詩者許之結廬江南退然食力奉詩書屨杖爲膝下歡蓬蒿晏如不改其度每遇一勝境得一佳句則怡然獨哂如獲貴仕豐祿恬於進趨十年於茲或謂之曰邦有道以貧賤爲恥時可動以晏安爲累况君族父相國以文武重望爲國宗臣澤流北方勲在王府安人禁暴掃天下之災稜開府辟士走四方之才雋至公之府者惟恐後公待之如已失况乎宗族之內有之子之才耶相國元昆今左常侍漢

陽公之領郡丹陽也予方僑居別部備辱嘉薦亟游其門當時已見君新詩盈軸日至鈴閣夫如是則其歡舊矣又何疑焉正字仍巾車撰日視遠如邇且以俟檄石駟傳車而後行者爲隘吾徒偉之想夫趨轅門會竹林旆旌之下時獻歌頌亦一時之盛也予以貧病不能遠游美太原之茂勲感漢陽之深眷送子于往實獲我心况與君同居里門靜賞湖月亦云舊矣辱命爲序所不敢辭

送陸校書赴秘省序

陸氏爲江南冠族子容一門特以文章行實振起風緒

叔父羣從歲爲儀曹首科子容亦再登甲乙讎校書府
由是君子謂春官天官之舉不失人子容之名不過實
歲七月將泝江流入京師途出練湖濱訪予言別子業
以貧病不能自振方具篋笠鉉基耕鑿吳門子容以名
聲文采官游上國吳秦之遠道出處之殊致在此別也
情如之何子容諸父深源方源我族之出有早歲游處
之舊故得君之道因是而深別離愀愴亦用加等於序
引也所不敢辭

送元上人歸天竺寺序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

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爲得則其病
歟僕久味斯法思與言者旣而得元禪師師早誦大乘
微言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
矣桑門之患有二焉未得之患爲外見所雜旣得之患
爲內見所縛今元公翛然於二見之門不內不外冥夫
至妙身戒心惠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絕境天竺
又經行之靜界振錫而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與觸物
成化而不爲外塵所引也幅巾男子權德輿稽首

送道依闍黎歸婺州序

予與惠公游十年而惠公以其徒依公見訪靄然之和

發於眉宇得其道者不待言說予嘗欲黜健羨遺名聲
不使塵機世想滑昏靈府故每隨摺紳士則神怠與依
惠游則性勝蓋循分而動亦境所由然上人以東陽爲
山水佳地且生約二德昔所游踐况雲洩石室花發桃
巖是二精舍爲東南甲乙乃振緇錫泛然而行道機法
樂盡在是矣如僕者牽攀世教未得與師爲方外之游
遐情幽賞期一二偈疏

送鄭秀才入京覲兄序

行爲士本文爲身華其或好華去本失之彌遠鄙人結
廬湖濱宴息多暇常默以此求士於去年得重表甥榮

陽鄭公達兼是二美早爲時賢所重專學懿文發於韶
卯溫純積中晦而不耀非其徒不苟合非其道不妄動
其於服先訓食舊德以日就章大衆君子識其將然子
之元兄早歲登賢能之書名聲籍甚而能在險立節拔
身幽陵乃居諫議乃服金紫言忠勇者是之今鄭生駕
言上國所以展友于之慶也亦當觀光筮仕俾花萼迭
映士林之美將萃爾伯仲乎擬日言邁訪予告別予亦
漉旨酒巾柴車與一二友出送於野凡祖軼者請借賦
棠棣之詩

奉送黔中元中丞赴本道序

中丞頃持邦憲靈臺坦蕩中立不倚公輔之望懸於人
心者久矣大方夷道且無町畦持刀筆者伎害爲獄故
前年有餘杭之命左遷也大君端拱穆清深恤人隱慮
遠黎之不康擇可以宣教之者以餘杭風政表課第一
故有持節黔中之拜天之愛人斯謂甚矣受命之日庀
徒戒行鄙人以使者之微假道於此屬當祖軼辱在賓
筵敢宣于執事曰夫蹈全德者事無夷險播善政者地
無遐邇然則五溪之氓其將泰乎呂梁懸水尙在忠信
矧夫巴黔故地方鎮專達惠飭夷落興行禮讓然後翺
翔清朝羽儀百寮倚伏之數庸詎知不以此乎夫臨觴

捧袂愀然悽愴此兒女之仁也固壯夫耻之愚亦耻之
引滿舉白既醉而罷文則不腆蓋指事云

奉陪李大夫送王侍御使往淮南浙西序

夏四月戊午大夫公至自朝覲敷宣仁澤既浹辰俾從
事監察御史太原王德素將事於淮南浙西二府且修
好也初德素以行藝修明達於吏理由廷尉評而簪惠
文曳赤紱參鍾陵軍事公之入覲也主留府師旅之重
公之還部也領將命四方之勤自非和裕之才肅給之
用有嘉聞而無流事孰能與於此亦既撰吉日駟車麟
麟公乃備觴豆以祖之類歌詩以祝之小子辱從事之

末承命授簡書日書字者異乎諸府賓主之禮且以美德業也

秋夜侍姑叔讌會序

叔父至自東周第如新定就長子桐廬尉之養也途出雲陽德輿之僑居在焉拜慶之後式展讌餞掇蔬杰枯以實圓方叔父諸姑既就坐羣從伯仲或冠或卯中外穉孺凡四五人差其長幼爲侍坐之列暢之以旨酒既醉不喧侑之以清絃中奏彌靜天天申申其樂無垠發之於恬曠得之於明教稍間則圓魄照坐微風入林殘暑盡銷清光交映歌詩類事舉節應觴覺視聽之內無

非和樂雖謝庭羯末之盛雪花柳絮之興及夫情適於
中率禮無違亦一時也乃命編次其文且書其時時建
中四年之七月德輿操觚以序

臘日與諸公龍沙讌集序

清祝嘉平著於三代蓋祭百種以報嗇表一歲之順成
故吾徒亦休澣考勝用文會友龍沙古地大江在下可
以縱遠日可以滌煩襟况簪裾成列觴豆備薦酒酣神
王舉手撫節盡一日之澤遣百慮如遺二三子惟今日
可以酒狂而不書是無勇也

送張評事赴襄陽覲省序

廷尉評張君以溫文敏直爲修身策名之具其於剡挹
風雅導詠情性成乎餘力粲爲清詞故嘗擁盛府之傳
誼士林之譽自中發外豈徒然哉春三月自鍾陵抵漢
南綵衣班然脂轄首路將欲問詩禮於堂下謁旌旆於
轅門漢南之渴賢下士張侯之清聲茂實翔集之美其
可逃乎僕以不腆辱鍾陵從事之末君卽我公之南容
也故得揖光塵於門閣接笑言於杯斝交歡而莊敬旣
醉而溫克樂未幾也別又繼之羣賢以地經舊楚有離
騷遺風凡今讌輶歌詩惟楚詞是數以官命輕重爲編
次前後云

送襄陽盧判官赴本使序

德蕩乎名名與實軌矣至有趨世徇物隨波同流茫茫
九有公是大喪故道直多棄行方則躓鄙嘗病之今見
盧君君精辨自內直方形外曠然獨立以名教自任每
著文輒先理要而後文采至若罪荀文或評郭林宗發
明指適意出舊史其旨在乎澄汰風俗掃鎮浮誕舉而
行之有補王度衡茅居息終歲自樂貞恒之心風雨不
改與夫叩角彈鋏不相遠乎中丞李公以清德重望秉
旄漢南辟士之日以君爲首非夫知精達識又焉能出
衆人之視聽延拔貞誨則漢南風政因茲而見駟騎蕭

蕭訪別蓬門元言清酤相會於遠君又授子以正名至
終二論鄙人亦出篋中幾銘名實論士行辨三篇以申
報貺

招隱寺上方送馬典設歸上都序

扶風馬諫茂直直方中和之性發於恬曠放言遣詞示
有餘力知名舊矣故相得甚歡觀覽其卷則警會心府
三復不倦若霜鴻清唳松雪孤映或諸生所不能至者
而茂直至之且多特操尤病苟進故調於南宮仕於東
朝戰勝無悶官閑更適適相遇于南徐俄愴離居官局
所係言旋上國子乃與一二疎放之客詣精廬上方主

人又以啜茗藉芳代夫飛觴舉白元言至論代夫握手
流涕時物具舉靈臺曠然晴江有楓千里在目茂直深
於詩者衆子以詩貺之

送前丹陽丁少府歸餘杭覲省序

丁氏子用文誼緣飾吏道尉丹陽三年嘉聞籍甚罷去
之日以綵衣歸田廬邑中諸生愴離讌之不足俾予序
羣言以爲貺且著作繇經術進偏覽東觀石渠之奧殆
二十年然後以華髮赤紱歸休里第巾安車理農政視
纓轂聲榮與糞壤同矧餘杭有山水仁祠爲浙右之冠
想夫人持琴書履杖視朝夕之膳咨諏古義發明隱伏

煙蘿魚鳥在動靜間夫如是焉用以少別爲念

送陳秀才應舉序

文章之道取士其來舊矣或材不兼行然其得之者亦已大半故筮仕之日以東堂甲科爲美談潁川陳侯以色養力行之餘輒工詩賦長波清瀾浩浩不窮初未覲止也屯田柳郎中爲予言之且誦其佳句曰地偏雲自起月暮山更深及獲其卷又有過於是有者踈驩驩積干將恬然褰衣以否爲泰久矣今年秋驅車江濱獻賦京師叩予柴門惠然見別予以鄙略亦嘗志於文頃年迫知己之眷辱霑官命故每客有爲卿大夫所薦舉計偕

者其於餞輒或諭之以言今於陳侯猶前志也

送紐秀才謁信州陸員外便赴舉序

清旭燕居有秀才紐氏以儒者衣冠訪我于衡門之下
用文一軸與刺偕至訪其行色則曰將抵賢二千石陸
上饒然後自江而西射策上國且上饒以偉詞邁氣待
東南之士士至者必循分加禮繇是袞衣之徒耻不登
其門故殿中韓侍御元直工爲直詞嘗賦若以序故臨
海守李君子從父戶部郎皆以六義風騷爲師友又賦
若以詩矧夫植文行於內親仁賢於外強學不倦潔已
以進今茲行也以桂林一枝爲已任豈虛也哉辱徵不

腆是用詞達

送獨孤孝廉應舉序

取士以孝秀二科古道也家有兼者時論多之君之羣
從皆以文藻射策或致位郎署今孝廉又以溫清之餘
力行居業業茂行修西游太學吾知夫上第之後衣春
服吟舞雩東還南徐拜慶堂下粲粲門子經術發身古
人有俯拾地芥之說斯濫觴矣

開化圖書館

Wakuhwa Library

權載之文集卷第四十

唐權德輿字載之

問

進士策問五道

明經春秋第一問

明經禮記第一問

明經周易第二問

明經尚書第二問

明經毛詩第二問

明經穀梁第二問

明經論語第三問

道舉第一問

道舉第二問

宏文生第三問

貞元十九年禮部策問 五道

左氏傳問

禮記問 五經明經宏崇生同

明經周禮問

周易問 五經明經明舉同

尚書問 五經明經同

毛詩問 五經明經同

穀梁傳問

論語問 明經宏禮生同

道舉南華經問

通元經問

宏崇生問

禮部策問 五道貞元二十一年

左氏傳 已上明經

禮記問

周易問

尚書問

毛氏詩問

穀梁傳問

何論問

宏崇生問

道舉問

中書試進士策問

上書人策問

進士策問五道

第一問

問六經之後百氏塞路微言大義浸以乖絕使昧者耗
日力以滅天理去夷道而趣曲學利誘於內不能自還
漢廷用經術以都貴位專古義以決疑獄誠爲理之本
也今有司或欲舉建中制書置五經博士條定員品列
於國庠諸生討論歲課能否然後刪非聖之書使舊章
不亂則經有師道學皆顛門以爲如何當有其說至於
九流六家論著利病有可以輔經術而施教化者皆爲
別白書之

第二問

問易曰君子夕惕若厲語曰君子坦蕩蕩禮之言綱衣

則曰惡其文之著也儒行則曰多文以為富或全歸以
為孝或殺身以成仁或玉色以山立或毀方以瓦合皆
若相戾未能盡通顏回三月不違仁孟軻四十不動心
何者為優下惠三黜而不去子文三已而無愠何者為
愈召忽死子糾管仲相小白棠君赴楚召子胥為吳行
人何者為是析疑體要思有所聞

第三問

問周制什一是稱中正秦置阡陌以業農戰今國家參
酌古道惠綏元元均節財征與之休息豐年則平糴於
穀下恒制則轉漕於關東尚虞地有餘利人有遺力生

之者少靡之者多粟帛浸輕而緡錢益重或去衣食之本以趨末作自非翔貴之急則有甚賤之傷欲使操奇贏者無所牟利務農桑者沛然自足以均貨力以制盈虛多才洽聞當究其術至若管仲通幣之輕重李悝視歲之上下有可以行於今者因亦陳之美利嘉言無辭悉數

第四問

問懲忿窒欲易象之明義使驕且吝先師之深誠至若洙泗之門人故人漸漬於道德固已深矣而仲由愠見原壤夷俟其爲忿與驕不亦甚歟商不假蓋賜能貨殖

從我之徒而吝缺如是皆所未達誠爲辨之

第五問

問育才造士爲國之本修詞待問賢者能之豈促速於
儷偶牽制於聲病之爲耶但程試司存則有拘限音韻
頗叶者或不聞於軼響珪璋特達者亦有累於微瑕欲
使楚無獻玉之泣齊無吹竽之濫取舍之際未知其方
子曰盍各言爾志趙孟亦請七子皆賦以觀鄭志又古
人有述祖德敘家風之作衆君子藏器而含章者久積
厚而流慶者遠各言心術兼敘代德鄙夫虛佇以廣未

問

明經諸經策問七道

春秋第一問

問孔聖屬辭正明同恥裁成義類比事繫年居體元之前已有先傳在獲麟之後尚列餘經豈脫簡之難徵復絕筆之云誤子產遺愛也而賂伯石叔向遺直也而戮叔魚吳季札附子臧而吳衰宋宣公舍與夷而宋亂陣爲鷺鶴戰豈捷於魚麗詛以犬雞信寧優於牛耳子之所習也爲子言之

禮記第二問

問三代之弊或朴或薄六經之失或愚或誣夫以殷周

之理道詩書之述作施於風俗豈皆有所未至耶輟祭
納書誠爲追遠執戈桃茆無乃傷恩何二者之相反耶
兩楹坐奠嘆有切於宗子九齡魂交數能移於與爾何
二者之不一耶山節藻梲豚肩狐裘皆大夫也又何相
遠耶檀弓袒免子游麻衰何如直諒而忠告之耶各以
經對

周易第三問

問四營成卦三古遺文本自河圖演於羨里而西鄰禴
祭斯乃自多箕子利貞且居身後豈理有未究復古失
其傳乾之象辭乃次六爻之末坎加習字有異八純之

體無妄則象稱物與同人則象引卦名或備四德而纔
至悔亡或無一德而自居貞吉訪於承學思以稽疑至
若康成之陰陽象數輔嗣之人事名理異同優劣亦爲
明徵

尚書第四問

問左史記言古之大訓何首載堯典而乃稱虞書當文
思之代而九官未命及納麓之時而四凶方去豈允恭
克讓待元德而盡善耶仲虺作誥伊尹作訓豈臣下忠
規之稱耶伯禽費誓穆公秦誓豈帝王軌範之書耶好
風好雨旣從於箕畢時若恒若復繫於休咎何所適從

木書之方集卷四
耶伏生傳於耄耄魯壁得於殘缺前代講訓孰爲名家
可以詳言用窺奧學

毛詩第五問

問二南之化六義之宗以類聲歌以觀風俗列國斯衆
何限於十四陳詩固多豈止於三百頌編魯頌奚異於
商周風有王風何殊於鄘衛頗疑倒置未達指歸至若
以句名篇義例非一瓜瓞取繇繇之狀草蟲序嚶嚶之
聲斯類則多不能具舉旣傳師學一爲起予企聞博依
之喻當縱解頤之辨

穀梁第六問

問魯史成文以一字爲褒貶漢廷尙書有二傳之異同
雖子夏授經孫卿肄業而去聖寢遠傳疑儻多聞以定
時何非乎告朔雩乃閔兩奚有於去讓文有無天之說
定有無王之年例或難通理亦未盡衛輒辭以尊祖爲
義安乎許止關於嘗藥受誣乃甚以茲凝滯皆藉發明
穀梁子之言固當有據應上公於古復是何神諸儒待
問一爲覲縷

論語第七問

問孔門達者列在四科顏子不幸伯牛惡疾命之所賦
誠不可問至若攻冉求以鳴鼓比宰我於朽木言語政

事何補於斯七年可以即戎百年可以去殺固弛張之
有異曷遲速之相懸為仁由已無信不立拜陽貨則時
其亡也辭孺悲則歌使聞之聖人之心固當有為鄙則
未達子其辯數一作與

道舉策問三道

第一問

問莊生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蓋以其游刃無全
善刀而藏之故也禦寇則曰養生如何肆之而已莊生
曰嗜慾深者天機淺禦寇則以朝穆善理內而性交逸
何二論背馳之甚耶夫一氣之暫聚為物之逆旅誠不

當傷性沽名以耗純白儻昧者未通矯抗之說因遂耳目之勝甘心冥力則如之何既學於斯佇有精辨

第二問

問駢拇之言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莫不犇命於仁義以易其性庸詎知不有性於仁義而不可易者耶以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庸詎知伯夷非安於死而不可生耶徵濠上觀魚之樂則莊生非有虞與伯夷也又安知有虞伯夷之不然耶徵鳧鶴短長之脛又安知有虞與伯夷之性非不可斷不可續者耶雖欲齊同彼是先迕後合惡用謬悠卓詭如是之甚耶蓬心未達幸

發吾覆

宏文崇文生策問一問

問儒館設科以優華緒亦明勸學然後審官諸生或以
絀綺之年講誦未暇在琢玉之或怠於製錦而如何儻
稍舉章程以明課試因粲粲之質加孳孳之勤可以遠
圖固爲盡善但因循旣久慮物議爲難盍自言之將求
折中

貞元十九年禮部策問進士五道

第一問

問漢廷公孫宏董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而施於

教化韋元成匡衡之倫以明經至宰相封侯皆本王道
以及人事今雖以文以經貴祿學者而詞綺靡於景物
寔失古風學因緣於記問寧窮典義說無師法經不名
家有司之過敢不內訟思欲本司徒之三物崇樂正之
四術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明義益修風俗益厚程孝
秀之本業參周漢之舊章慮難改作式佇嘉話事關理
本必議上聞悉乃誠求諸生無忽

第二問

問齊人之所以務於賦輸用給公上其大抵饋軍實奉
邊備而已今北方和親亟通禮命南詔納款屢獻奇功

而蠢茲西戎尙有遺類猶調盛秋之戍頗動中夏之師
思欲盡復河湟之地永銷烽燧之警師息左次人無外
徭酌古便今當有長策乃者戎人願修前好因請其俘
或曰彼實無厭絕之以固吾圉或曰姑示大信許之以
靖吾人或曰歸貴種以懷其心或曰奪長技以剪其翼
當蘊較然之見備陳可舉之方

第三問

問祖宗昭穆王者之盛典明祀嚴禋有國之大事頃歲
奉常上奏以獻祖之位非正太祖之尊未申而公卿諸
儒雜有其議皆以百代不遷宜居東嚮而獻懿二主所

歸不同或曰藏於夾室或曰寘於別廟或曰祔於德明
與聖酌殷周之制或曰遷於園寢石室採漢魏之儀而
又有竝居昭穆之列竟虛其位分饗禘祫之禮互處于
西衆議云云莫有所壹至今留中未下誠聖意所重難
也至當無二衆君子辯之

四問

問人之生也稟五行之秀其化也順一氣之散而牛哀
爲獸杜宇爲鳥趙王爲蒼犬夏鮄爲黃熊傅巖之相爲
星圮橋之老爲石變化糾紛其何故也天壽貴賤賦命
萬殊而驪山之儒長平之卒厯陽之魚鼈南陽之侯王

楷叢之文集 卷四
豈稟數斯同復適然也衆君子通性命之理究古今之
學幽探造化佇所未聞

第五問

問有司之求可與多士之求進其心不相遠也諸生知
之乎計偕者幾乎五百籍奏者不踰二十蓋二十之一
也諸生又知之乎雕龍之辨皆謂有餘靈虵之珠無非
在握射或失鵠瑜寧掩瑕雖涇渭終分而蓬麻未直匿
名飛語詆訛云云誠無他腸時有讒口豈有司之道未
至復諸生所習之難化耶異時有司固諸生之所履也
復如何哉非有防川之心願聞易地之說

策問明經八道

左氏傳問

問曾氏之文先師用明於王道漢武之代左氏不列於
學官誠義例之可徵終無艷而多失鳳凰啟兆陳氏不
得不昌鸚鵡成謠季氏不得不叛旣未然以前定於立
教而謂何同耻釋經豈其如是夏五之闕雖繫月而何
嫌艮入之占於兼山爲何象因生因諡未詳命氏之殊
德命類命請數制名之義亦旣充賦無辭說經

禮記問

五經明經宏崇生同

冠婚成人著代之義一獻之饗舅姑先降以奠酬三加

禮記卷之五十一
卷四十一
彌尊母兄皆拜而爲禮責婦順而則可於子道其謂何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而狄儀有問服二姓之合爲重而
孔門多出妻蹈白刃或易於中庸引重鼎奚列於儒行
禘衰疑衰之制繼別繼禘之差生旣講聞佇觀精辨

明經周禮問

問周制六官以倡九牧分事任之廣計名物之多下士
吏胥類頗繁於冗食上農播殖力或屈於財征簡則易
從寡能理衆疑宋母之失實豈周公之信然今欲舉司
徒之三物教賓興之六藝又慮樂舞未通於韶濩徒玩
干旄鄉射有味於和容務持弓矢適廢術學豈資賢能

至若六變八變致神祇之格天產地產有禮樂之防忝
貳春官企聞詳說

周易問 五經明經道舉同

問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鼓天下
者在乎辭又曰吉人之辭寡寂然不動則感而遂通見
幾而作乃不俟終日豈各有所趣幸備言其方至若與
之於人爲廣頴白眼坎之於馬爲美脊薄蹄誠曲成以
彌綸何取象之瑣細佇聞體要然後亡言

尙書問 五經明經同

問堯之文思也命羲和四嶽敬授人時其道巍巍矣舜

之登庸也則流放竄殛考績黜陟熙帝載而亮天工者
二十有二人其理昭昭矣至禹則別九州道九河分五
服建五長辛壬癸甲荒度土功其動云云矣夫以陶唐
虞夏皆聖人也而勞逸斯殊豈時不得不然復道有所
不及何事功元德煩簡相去之遠耶願聞其說

毛詩問 五經明經同

問三綱之道有君臣焉有父子焉周南召南以風化于
天下關雎鵲巢乃首於夫婦舉后妃曷若先天子美夫
人曷若稱諸侯豈自邇以及遐將舉細以明大又太師
所採孔聖所刪以時則齊襄先於衛頃以地則魏土褊

於晉境未詳差次何所後先一言雖蔽於無邪六義乃
先於譎諫旣歌乃必類何失之於愚理或出於鄭箋言
無憚於匡說

穀梁傳問

問褒貶之書宣父約於史氏清婉之傳卜商授於門人
經有體元且無訓說日稱夜食頗近迂異徵禿眇之修
聘聚綦輒之方言晉大夫奚俟於偕行衛公子豈名其
天疾隱居攝以崇讓鄭討叛以滅親未曰申邪寧爲積
慮鄒氏邾氏學旣不傳尸子沈子復何爲者鄙夫未達
有佇嘉言

論語問 明經宏禮生同

問子曰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又曰仁遠乎哉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由也之果求也之藝皆曰不知其仁豈盡非君子耶胡爲乎登天子之門而稱齊楚之賢大夫也其愚如愚甯武與顏生孰愈三思三省季文與曾子孰優虞仲隱居以放言下惠辱身以降志頗殊趣捨皆曰逸賢探索精微當有師說

道舉策問二道

南華經第一道

問安時處順泊然懸解至人之心也故曰材全而德不

形又曰休影息迹與夫五漿先饋履滿戶外者固不侔
矣然則以紀消之養雞狗僕之承蜩匠石之運斤梓慶
之削鑿用志不分移於教化則萬物之相刃相靡者悠
然而順闇然而和奚在於與無趾無眼之徒支離形德
然後爲得耶願聞其說

通元經第二道

問文子虛元師其言於老氏計然富利得其術者宋公
疑傳記之或差何本末之相遠人分五位智辨居忠信
之前體苞五藏耳目乖肺肝之主皆何故耶當有其說
至於積德積怨實昧其圖上義上仁願聆其旨大辨若

木
卷四
四
訥大道甚夷豈在顛之倒之使學者泥而不通也

宏崇生問一道

問鄉賦國庠已有定制又闢兩館以延諸生蓋砥礪貴游而進之於學也二三子江夏童年頗聞岐嶷舞雩春服皆已鮮明雖異賓與亦稱講業於經書所好何句於古哲所慕何人兼陳從政之方用辯保家之美

貞元二十一年禮部策問五道

第一問

問古之善爲政者在得人而已在求理而已周以功德詔爵祿秦以農戰居職員漢武帝詔察茂異可以爲將

相者夫功與德非常才所及也農與戰非筮仕所宜也
安危注意之重非設科可俟也是三者固有利病幸錯
綜言之又三適之宜九品之法或計戶以貢士或限年
以入官事有可行法有可採制度當否悉期指明

第二問

問夏殷周之政忠敬文之道承弊以救始終循環而上
自五帝不言三統豈備有其政或史失其傳嬴劉而下
教化所尚歷代相變其事如何豈風俗漸靡不登於古
復救之之道有所未至耶國家化光三代首冠百王固
以忠厚勝茲文弊前代損益佇聞討論遽數之中所希

體要也

第三問

問古者士足以理官業工足以備器用商足以通貨賄而農者居多所以務三時之功有九年之蓄用阜其業實藏於人乃有情游相因頗復去本今皇帝勵精至化在宥萬方德音聖澤際天接地凡宏於理道者無不至也裕於齊人者無不被也而又詢吏祿公田之制稽財征權管之宜使群有司質政損益庶官匹士皆得上言衆君子躬先師之儒生盛聖之代佇茲嘉話當薦所聞

第四問

問昔伊尹耕莘傳說胥靡竟昌殷道以阜王業春秋時
觀丁父彭仲爽申都之俘也克州蓼封陳蔡楚邦賴之
漢廷韓安國徒中拜二千石張釋之以貲爲郎竝稱名
臣焯敘前代然則俘徒作役或財用自發前代取之而
得人如是魏晉已降流品漸分筮仕之初率先文學或
薦賢推擇皆秀發州閭而致理之風頗未反古豈朴散
寢久或求之太精斯何故也嘗有所惜今四門大闢百
度惟貞執事者固欲上副聰明悉搜才實幸酌古道指
陳所宜

第五問

問言身之文也又曰灼於中必文於外司馬相如揚雄籍甚漢庭其文盛矣或奏琴心而滌器或贊符命以投閣其於溺情敗節又奚事於文章耶至若孔融禰衡夸傲於代禍不旋踵何可勝言兩漢亦有質材敦厚之科廉清孝順之舉皆本於行而遺其文復何如哉爲辯其說

明經策問七道

左氏傳

問春秋者以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且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元凱悅且明之傳而爲注然則夫子感獲麟

之無應因絕筆以寄詞作爲褒貶使有勸懼是則聖人無位者之爲政也其於筆削義例豈皆用周法耶左氏有無經之傳杜氏又錯傳分經誠多艷富慮失根本既學於是頗嘗思乎

禮記

問大學有明德之道中庸有盡性之術闕里宏教微言在茲聖而無位不敢作禮樂時當有開所以先氣志然則得申甫之佐猶曰降神處定哀之時亦嘗問政致知自當乎格物夢奠奚難於宗子必若待文王之無憂遭虞舜之大德然後凝道孰爲致君爾其深惟以判斯惑

周易

問潔靜精微研幾通變伏羲重其象文王演其辭設位
盡通於三極脩德豈惟於九卦何思何慮既宜以同歸
先甲先庚乃詳於出令儉德避難頗殊蹇蹇之風趨時
貴近有異謙謙之吉窮理盡性之奧入神致用之精乾
元用九之則大衍虛一之數成性有存存之道知幾窮
至至之言既所講聞試陳崖畧

尚書

問洪範之美大同也曰子孫其逢吉數五福也曰考終
命皆其極也至若允恭克讓而生丹朱方命圯族乃產

神禹何吉凶之相戾也金縢請命方秉圭以植璧元龜
習吉乃啟籥而見書豈賦命之可移也絕地天通未詳
厥理血流漂杵何乃溢言待問而來宜陳師說

毛氏詩

問風化天下形於詠歌辨理代之音厚人倫之道邛鄘
編小尙列於篇楚宋奧區豈無其什變風雅者起於何
代動天地者本自何詩南陔白華亡其詞而不獲谷風
黃鳥同其目而不刊舉毛鄭之異同辨齊魯之傳授面
墻而立旣非其徒解頤之言斯有所望

穀梁傳

林韋之文集 卷四
問穀梁名經興於魯學劉向博習稱於漢朝或貶絕過
深或象類無據非立異姓乃以莒滅成文同乎他人豈
謂齊侯之子異端頗甚後學難從諱親諱賢當舉其例
耳治目治幸數其言何詞所謂近於清何義所謂失於
短凡厥師授爲子明之

論語

問夫子以天縱之聖畏匡厄陳行合神明固久於北禱
將行理道奚矢於天厥對社粟之間宰我強通歎山梁
之時仲由未達季氏旅岱冉有莫救皆見稱於達者或
纔比於具臣嘗隸善言顧多滯義未卷載游夏之事終

篇紀舜禹之詞頗疑不倫可以敷暢

弘崇生問

問左掖東朝載宏學敦貴游門子於是翔集法禁或弛
藝實難徵推恩補員據闕升第或人疑張祿詞假葛龔
誠瑕不掩瑜豈仕優方學澄汰則衆心未允因循則流
弊寢深有司病諸幸喻其術

道舉問

問至人恬漠外其形體使如死灰如木雞斯可矣至若
蹈履水火而不焦沒雖以誠信庸至是乎斯所以有疑
於呂梁丈人商止開之說也蓋有以誠信安於死而不

遷者未有以誠信蹈難而必不死者此何所謂其質言之

貞元十三年中書試進士策問兩道

第一道

問先師之言辨君子小人而已勸學則舉六蔽成事則稱九德推其性類又極於是矣孟軻之數聖者有清有和文子之言人位上五下五列夷惠於天縱頗有所疑況牛馬於至靈豈有至當班固之古今表劉邵之人物志或品第乖迕或鉤摭纖微誠有可觀恐非盡善旣強爲己之學必有折理之精敬俟嘉言以祛未達

第二道

問乃者西裔背盟勞師備塞今戎王自斃邊遽以聞而
議者或曰因其喪而弔之可以息人或曰乘其虛而伐
之可以開地或曰夷實無厭兵者危事皆所以疲中國
也不若如故是三者必有可採思以辨之

元和元年吏部上書人策問三道

第一道

問天下理本繫於朝廷乃者夏州阻令益部干紀皇帝
神武制勝指期致誅二方宴清九有貞觀紀律載新於
耳目爵命畢集於勲賢內修八柄外宏九法教理刑政

之要制軍詰禁之宜使人皆嚮方兵不復用一其禮俗
以致和平酌於古而行於今舉其大而遺其細佇達聰
聽子其昌言

第二道

問聖人虛心思天下之理至矣求天下之士勤矣搜於
中林縻以好爵者往往至焉吾子澡身聚學被褐藏器
方伯上薦賁然而來與夫充賦計偕者異而論也其何
以佐理道陳嘉猷去徭戍而徼塞無虞減農征而財用
不乏固所蘊積悉期指明

第三道

問四方之人萃於選部六品以下實繁有司積資者豈
盡獲吏能考言者或見遺敏行一日之鑒固不能周四
才所稽亦慮未盡近自甸內達於海隅命官親人利病
所屬欲使舉皆稱職吏必當公則輪轅適宜鰥寡受賜
企聞體要一二言之

開化
kuahua

化國秀館

Karhna library

權載之文集卷第四十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k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hua Librar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nches 1 2 3 4 5 6 7



權載之文集

六

開化圖書館
Kashim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shwa Library



Inches 1 2 3 4 5 6 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